

恩師上隆下錦澄真上人生平行述

能 度

憂患坎坷童年

上人法諱上隆下錦，字澄真，粵西茂名縣荔枝園村人氏，俗姓張，名瓊姿，家庭是當地望族。祖父為吸大煙之紈褲子弟，故家道已中落。祖母出身清末督撫江西、福建兩省官宦之家，憑媒灼之言，委屈下嫁；父張公中南，母楊氏子量。上人生於一九一七年（民國六年），歲次丁巳五月初四日。有二姊一弟。一九二一年，僅四歲，父遽爾病逝，數月後，母產下遺腹子——幼弟迺理；自此，生活重擔落在張家婆媳身上，以為人紡織、縫衣為生，祖孫三代相依為命。

鄉間族人，為侵佔微薄祖產，迫害寡婦孤兒；為保存張家一點血脈，舉家遷往高州，投靠姨祖母（祖母已出家之幼妹）覺雲老師太，寄住益壽庵偏廂閒置房舍；因庵內不許葷酒進入，全家開始持素念佛。上人六歲，與二姐瓊瑤，進入高州城張氏祠堂所辦私塾，讀四書五經；八歲進入政府小學就讀。十二歲時，不滿「瓊姿」

之名過於女兒氣，遂自改名「仲傑」，此後以張仲傑之名入學讀書。二十年代，軍閥割據，粵桂兩系軍閥爭地盤，連年內戰，社會動盪，民不聊生，無法順利接受完整教育。

發心脫白披緇

一九三〇年，上人年十四，幼弟已十歲，大姊瓊瑛將出閣，舉家隨祖母回鄉；師與二姊瓊瑤均已成長，姊妹二人在益壽庵長大，羨慕出家人生活，醉心青磬紅魚、晨鐘暮鼓之吟唱，遂選擇不回鄉而出家，禮覺雲老師太弟子昌岸上人為師，法名隆錦，字澄真；二姊瓊瑤法名隆紹，字禪桓；臨濟正宗「本覺昌隆」一脈相承。時二姊剛滿二十歲，是圓具年齡，上人雖尚未適齡，師祖為使師兄弟二人照應方便，同詣廣東省肇慶鼎湖山慶雲寺，求質良和尚慈悲，得以依座下圓受具足戒。

生命之里程碑

香港聞人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居士為虔誠佛教徒，熱心佛教教育事業，憐憫社會貧困失學女童，在香港山光道十五號興建一座雄偉莊嚴、古色古香之佛教道場——東蓮覺苑，一九三五年開幕啓用。苑中開辦寶覺佛學社，世學佛學並重，培育佛教女眾僧材；並創辦寶覺義學，栽培社會失學女子，教授小學課程，每週一節佛學課。一九三六年春，上人年十九，隨師祖覺雲老人赴香港訪友，遍遊港九佛教道場。參訪東蓮覺苑時，苑中導師靄亭法師見上人年少聰穎，鼓勵其修學佛法，親自出題面試，與佛學社社長何爵士夫人共同監考，錄取為寶覺佛學社第一屆學僧；上人遂留香港求學，此為上人生命中新里程碑。

東蓮覺苑求學

東蓮覺苑職事，多出身叢林，苑中平日早晚課誦、殿堂佛事、晨鐘暮鼓、朔望布薩，過堂用齋，完全依叢林儀軌。寶覺佛學社師資陣容堅強，常駐講師有靄亭法師、延年法師、了願法師，講師兼訓育主任林楞真居士；苑長何爵士夫人每天跟隨大眾上佛學課，常對同學作精神訓勉；聘請港九佛學名德，如海仁法師、顯慈法師及內地飽參飽學之法師開大座講經及授課。宣導新思惟

、舊行持共治一爐，各方學子慕名而來者，濟濟一堂。太虛大師創辦之《人海燈》半月刊，在香港東蓮覺苑發行流通，由佛學社同學負責其事。上人得以親近善知識，多方學習，接受陶鑄。

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，中日戰爭爆發。年底，戰事轉烈，苑長何爵士夫人基於愛國熱忱，命佛學社同學暫時停課，在苑長領導下，為戰士縫製寒衣送往前線；學習救傷護理知識，以備後方必需時派上用場。一九三八年，苑長忙於籌募善款及到醫院慰問傷兵，終日奔波，不幸憂勞成疾，於東苑冬季佛七期間，舍報往生，而令末世勝鬘之護法宏願，畫下休止符，是為佛教之不幸！林楞真居士繼何爵士夫人後，接掌東苑、佛學社及寶覺義學，在林苑長領導下，一九五一年擴建新校舍，使寶覺義學成為津貼小學、並增辦寶覺女子職業中學，繼續發揚光大！

無量壽功德林

一九三九年，上人在寶覺佛學社畢業後，被苑方送往澳門功德林，繼續深造。功德林全名「無量壽功德林」，座落澳門三巴仔街，始創於一九二四年。創辦人觀本法師，俗姓張名壽波，為前清舉人。年青時熱心國是

，不滿清廷腐敗，參加維新運動；失敗後避往日本，畢業於橫濱大學，返國經商致富；皈依上海玉佛寺治開老和尚，法名觀本，受在家菩薩戒。一九二四年，舍澳門大宅為十方女眾叢林，正式立案為佛教慈善團體。初禮請上海靈山寺朝林老和尚為住持，掛臨濟鐘板，慕名而來者逾百人。一九三〇年捨俗出家，依虛雲老和尚受具足戒，在福州鼓山湧泉寺任監院。法師在俗與何爵士夫人素稔，一九三三年將功德林移交香港東蓮覺苑，靄亭法師代表接管。由於與東蓮覺苑之一段因緣，上人因此得隨靄亭法師前往功德林掛單參學。

觀本法師精通音律，專修淨土。鑒於唐代法照大師之五會念佛樂譜失傳，依法照大師五會念佛之理念，另譜新「五會念佛」樂譜，詞分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六字及「阿彌陀佛」四字二部，樂譜則分五會：六字二音及七音，四字七音及二十音，最後四字長音，共為五會。可用「工尺合土上」華樂古譜，或鋼琴五線譜，五會念佛之唱誦，可用華樂或鋼琴伴奏，音調優雅悠揚，感人至深。亦可作為修持用之殿堂音樂，共修或佛七唱誦時，敲打小鐘魚伴奏，特別設計蓮花圖，使念佛時目視蓮花瓣，心中觀想，以計算佛號數目，藉以止息妄念。此套樂譜在港、澳門地極為流行，佛教學校及佛教社團集會

均依之唱念。

上人在功德林，與大眾輪流學習當值，每天早晚殿堂功課，叢林之響板、響鐘、排班、五觀堂用齋，輪班學習維那、僧值等職事任務，行住坐臥，起止威儀之如法等，均有法師指導，規矩之嚴，逾於東苑。念佛堂常結彌陀佛七，均依觀本法師之「五會念佛」音韻唱誦，並選同學參與聲德科特別訓練，灌錄唱片，以推廣流通。修持生活之外，開辦佛學班，特從溫州請來兩位年青法師負責佛學課程，其中一位為竺摩法師；浙江雁蕩人，太虛大師入室弟子，畢業於閩南佛學院，才華橫溢，隨嶺南畫家高劍父習畫，成就甚大，後人譽稱為詩書畫三絕。其餘文、史、數、理等，則請來自廣州名校執信中學老師任教。上午教授世學，下午靄亭、竺摩法師開大座講經論，隨後同學小座復講。先後講過《妙法蓮華經》、《維摩詰經》、《解深密經》、《大乘五蘊論》及《因明學》等，上人深感獲法益良多。

避日寇顛沛流離

一九四〇年，戰火蔓延至華南，廣州等城市相繼淪陷，澳門危在旦夕，師祖覺雲老人促歸，上人遂告假回鄉避難。高州雖未淪陷，而鎮日空襲，傷亡慘重。市民

或逃難他去，或下鄉避空襲，白天猶如死城。一九四一年日軍鐵蹄佔領香港，時局緊張，上人之師友紛紛逃難至高州，在益壽庵掛搭。一九四二年，報載竺摩法師將往廣西梧州西竺園辦佛學院消息，上人遂與同學徒步千里至蒼梧，擬以協助。西竺園位於梧州市崗嶺，共住三位出家眾，共同等待竺法師蒞臨。不久消息傳來，澳門淪陷，法師滯留無法出境，辦佛學院計畫取消。住持清涼法師深感附近失學兒童眾多，請上人協助開辦義學。上人與同學四人自編教材，自寫課本，正式向當地政府申請批准，開辦「西竺園平民義學」，收生百餘人，開始教學相長，生活平靜。一九四四年，日機大肆轟炸梧州，政府宣佈疏散民衆，義學被迫停辦。上人避難至廣西偏遠山區——雞嶺（又名山嘴黃）之信徒家。生活困苦，與信衆家人，同做女紅、針黹、香枝及蠟燭等手工業，維持生計。

抗戰勝利返港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無條件投降，八年抗戰勝利，香港重光。上人結束顛沛流離生活，返回香港，仍住東蓮覺苑。由於苑長林楞真居士令先母爲日本人，苑長嫺熟日語，淪陷期間，日人在東苑成立「中華佛教會」

，派隨軍東本願寺住持津木二秀爲會長，住進苑中，因此，東苑幸未遭破壞。戰後百廢待舉，佛教人士成立「香港佛教聯合會」，聯合港九佛教四眾同人力量，重整及開展佛教弘化事業，會址設在東苑。首任會長爲筏可和尚，上人衆望所歸，被推爲董事會副總務，協助總務覺光法師推動會務；此後，歷任多屆香港佛教聯合會董事。復員後上人之首要任務爲去函內地佛學書局請經，以重建「佛經流通處」，作開展弘法事業之準備。佛教會接收日人津木二秀移交之灣仔道一一七號產業，開辦「中華佛教義學」，一九四五年開學。上人被延請爲義學教師，一週上課六天，星期日贈醫施藥。

生命中之愛別離

一九四七年，東苑創苑導師靄亭老法師，赴江蘇探望離亂八年之師友，返港時在船中遽爾圓寂，晴天霹靂，上人悲痛如喪考妣！一九四八年中秋，上人返高州省視師祖覺雲老人，與師兄禪桓上人相聚，劫後重逢，欣喜何似！上人返港月餘，禪桓上人以八年抗戰艱苦生涯，痼疾缺乏醫藥，盛年往生，得年三十八歲；手足情深，雁行折翼，上人悲痛莫名！翌年（一九四九）正月，師祖覺雲老人以八十高齡示寂，上人痛感法乳深恩未報

，傷心不已！回鄉奔喪，盡弟子禮。越半載，安排庵內一切人事後，心無掛礙，返港全心投入佛教弘法事業。

依止大善知識

一九四九年，中國政權易手，印順導師率同演培、續明、常覺、廣範法師相繼從廈門避亂來港，初駐錫大嶼山寶蓮寺，後遷移至灣仔道一一七號之中華佛教義學頂樓，校對《太虛大師全書》。上人在中華佛教義學執教，得以方便親近請益。苑長林楞真居士恭請印順導師於苑中宣講《中觀論頌》，此適應時代思潮之學術性佛學講座，深受知識份子歡迎，聽眾異常踴躍，大眾廣受法益。一九五〇年，導師與一眾法師移錫新界，上人假日不辭跋涉前往探望、聽課、請益，正式依止印公導師，蒙賜號「慧嚴」，指導閱讀經典及修改文章習作。一九五二年，印公當選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，代表出席在日本召開之「世界佛教友誼會」第二屆大會後，移錫臺灣。上人在港親近印公座下，受教導啓發，前後四年。

教育及文化事業

一九四八年開始，上人先後在東苑主辦之寶覺學校

、寶覺女子職業中學及佛教會主辦之中華學校任教，兼在寶覺佛學社授課。一九五九年，黃鳳翎居士捐鉅資創辦「佛教黃焯菴小學」及「佛教黃鳳翎中學」，黃鳳翎居士指定聘請上人為中學第一批之教師。此後，上人在寶覺學校及黃鳳翎中學兩校任教席。一九六七年辭去黃鳳翎中學教職；一九八六年於寶覺學校退休，從事教育事業四十餘年，桃李遍中外。

上人愛好藝文，課餘寫作不輟，通過文字弘法，以文會友，神交僧俗人士甚眾。文章常發表於港、澳、台、新、馬等地之佛教雜誌；並為香港《人生月刊》、《華僑日報》、《工商日報》寫佛學專欄。任「寶覺校友會」文化主任，主編《寶覺校友》會刊。文筆樸素自然，無花俏言詞，尤愛寫童話故事，流露赤子之心。

一九六〇年，鑒於香港佛教事業之宣揚，須有佛教刊物為喉舌。覺光、松泉、元果三位法師發起集資，籌辦《香港佛教》月刊，覺光法師任社長、松泉法師任發行人、元果法師任總編輯，註冊社址為正覺蓮社，上人為義務執行編輯，創刊號於同年六月問世。《香港佛教》自第二期起，辟「兒童樂園」專欄，上人為小朋友說故事，在幼小心靈散播菩提種子。

二〇〇六年，選輯上人文章百餘篇，編為《心靈底

掠影》文集，由新加坡藥師行願會出版，列為《願海叢書》之三，以祝上人九秩壽慶。

僧俗徒眾因緣

上人難染弟子三人，首為能戒，字智德，四十年代初在益壽庵出家。原為事業型女性，中年受感化，放下俗務，發心披剃，勤修淨業，創分燈道場彌陀林及寶蓮庵，攝化弟子眾多，六十年代往生。

次為能度，字智廣，在益壽庵長大，一九四八年出家。五十年代先後在香港寶覺佛學社及臺灣新竹女眾佛學院修學；一九六四年應邀赴新加坡弘法，先後任新加坡女子佛學院院長，《南洋佛教》月刊主編，新加坡佛教總會執行委員，新加坡佛教施診所董事兼總執行秘書，藥師行願會主席；定居新加坡。

再次為能淨，字智禪，一九六四年出家。出身佛化家庭，受高等教育，畢業於臺灣淡江大學；中學時依德學兼備之續明法師皈依三寶，後發心出家；續法師以女眾依比丘尼出家為如法，遂請上人慈悲攝受，因而結下師徒緣。能淨親近印公導師修學佛法多年，深入經藏，住持陽明山妙德蘭若弘法，攝受徒眾。先後出任福嚴佛學院副院長、元亨佛學院院長，為佛教培育僧材，門牆桃李競秀，遍於寶島。

上人不收皈依弟子，而其愷悌祥和，慈悲親切，為信眾仰慕、尊敬與樂於親近；性格自然開朗，好隨喜功德，每外出參加活動，必有在家眾隨侍左右，雖無皈依師徒名份，卻關懷侍奉備至，親如家中長輩，此為上人以德化人，福報所感。

酷愛書畫藝術

上人醉心中華藝術，尤愛繪畫、書法與園藝；喜愛大自然，常神遊青山綠水之間。五十年代中葉，初隨游雲山女畫家（出家後之曉雲法師）啟蒙，為時數月。鄉親名畫家丁衍庸在新亞書院任教，推薦上人進入新亞書院藝術專修科（後來合併為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）肄業。師承當代藝壇名畫家，如：張碧寒、顧青瑤、陳士文、丁衍庸、劉大步、曾克崙及趙無極等老師學習；並選修唐君毅、羅時憲、莫可非與黃華表之哲學及文學，開始按部就班作有系統之文化進修及藝術研究；繪畫學科遍及國畫之山水、松竹、花鳥，西洋之素描及油畫，領略其中崇高藝術意境之樂，興趣盎然！在忙碌教學生涯中，偷取片刻閒情，挑燈作畫，神游於彩墨之間，憑著對藝術熱誠，雖辛苦卻堅持不懈，以至欲罷不能，自五十至八十年代，作品甚多，曾數次參與師生畫展。

由於酷愛大自然，喜歡旅遊，假日常徜徉陶醉於山

水間，感受大自然之美，精神進入輕安愉悅境界！每年均飛錫臺灣及新馬，探望師友弟子，遊覽山水名勝。退休後，大陸開放，常與師友朝禮四大名山、各地佛教道場及風景名勝，開闊胸懷視野，領會山水中蘊涵之禪意，意蘊流瀉於筆端，使美景重現；上人作品中，以山水為多，表現空靈、和諧而充滿生機及禪意，陶冶性靈及傳達莊嚴淨土之理念，於五濁紛紜之人世間，求真、求善、求美！

上人行事低調，從未舉行個展。二〇〇七年，為百秩開一壽慶，允弟子能度與能淨法師之懇請，舉辦慈善畫展；遂於同年六月廿二日至廿六日，一連五天，在新加坡「新聞資訊及藝術部大廈雅殿」，舉行「皓月禪心—澄真法師藝術分享與慈善畫展，由新加坡衛生部長許文遠先生剪綵開幕。出版《皓月禪心——澄真老法師作品集》精美畫冊；畫作被欣賞者訂購一空，收入悉數捐助藥師行願會作慈善基金，以祝上人須彌壽慶。

繪畫之外，上人愛好書法，偏愛顏真卿字體，臨摹多年，故下筆蒼勁有力，飽滿圓潤，無論硬筆或毛筆，均有顏體韻味，暇時揮毫大方塊，剛陽之大氣，不似女性手筆。曾有信眾求墨寶《心經》，及請書寫店鋪招牌。

晚年生活閒適，駐錫東苑教師樓，退而不休，讀書寫作，出國旅遊，常出席佛教團體舉辦之法會及活動。教師樓外小花園，展示上人另一興趣，種植近百盆花卉盆栽，親自澆水、修剪與造型，欣賞植物之生趣，自得其樂。

鉢資盡罄希望工程

上人服務教育界四十餘年，眼看學生長大，成家立業，猶如果實豐收，老懷安慰。慈悲憐憫大陸鄉野失學幼童之苦，晚年罄盡鉢資，在大陸偏遠山區建立希望工程。先後在江西山區建立「益壽覺雲中心小學」，紀念先師祖覺雲老人；在貴州山區建立「霸公中學」，紀念老師霸亭法師；建立「慧嚴小學」，紀念親近印公導師之歲月；在河南山區建立「臺灣續明小學」，紀念續明法師；建立「益壽庵陸施主小學」，紀念益壽庵之始創人。

高州益壽庵祖庭，為清朝高州地方官陸姓道台捐資創建，至今約三百餘年歷史。只知道台姓陸，名字及歷史無從查考。覺雲老師太重修益壽庵時，感恩陸施主創建道場，塑有陸施主像，身穿官服，奉祀於偏殿，稱陸施主殿。陸施主當年發心建道場，並捐大量田產作為庵中道糧。故益壽庵內無延生堂及功德堂之設，住眾不應

酬佛事，不必爲道糧操心，得以安心修行。民二十五年，政府以辦學校名義，大肆徵收掠奪佛教寺產，因此庵中只剩餘少量田產，住衆生活雖清苦，尙能安心道業。爲感恩陸施主，報施主恩，上人以所建之最後一所希望工程，紀念陸施主。

上人自一九四九年離鄉，以因緣不成就，從未還鄉。二〇〇六年，由弟子能度及能淨法師等法眷弟子陪同，返回廣東高州益壽庵祖庭，作離鄉五十六年首次還鄉

太虛大師法語

「《心經》」故知般若波羅密多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無上咒，是無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。」

咒者，一種有力量之言語，能成爲事實也。神者，謂有妙力，能令不能解脫者而得解脫，不能成就者而得成就，故曰大神咒。大明者，照見五蘊皆空之智，非若世人逐年閱歷所得之智可比；般若之智，能明無量世界所依之無量衆生，悉皆燭照無遺。無上咒，以此般若波羅密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無有上之者。無等等者，等於無等之義；無等者，無比也，即究竟涅槃，而佛所得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、與

之旅。祖庭雖已重建，而面積僅余當年十分之一，面目全非，上人激動難禁！唯終圓滿歸鄉之願，不再牽掛！

二〇一五年歲次乙未，農曆五月初十日晚八時，上人無疾趺坐，手結彌陀印，安詳往生，示現涅槃。僧臘八十五載，戒臘八十五夏。謹祝願上人蓮增上品，乘願再來！

雍染弟子能度恭述

究竟涅槃相等，故曰無等等咒。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，謂真實能除一切苦也。一切苦者：如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、五陰熾盛、八苦等。平常除苦之法亦多，如賑濟災荒，布施貧苦，祇能除一時一部分之苦，而不能永久普遍使脫苦海，即不得稱爲真實不虛。蓋一切苦源，皆起於顛倒夢想，得般若波羅密多，能除迷啓悟，遠離夢想，故一切苦一除永除，究竟真實，究竟不虛。

《太虛大師全書》第六冊，〈第五編 法性空慧學〉頁四八〇—四八一